

藏

書

蘇書名臣傳總目

○一經世名臣

○二疆主名臣

○三富國名臣

○四諷諫名臣

○五循良名臣

○六才力名臣

○七智謀名臣

○八直節名臣 ○以上共八門

經世名臣卷五之六

魏相

江統

馬周

魏徵  
別見

李德裕

郭崇韜

趙普

張齊賢

白敏中

蘇頌

邵雍

別見

范純仁

程顥

別見

呂好問

楊時

別見

葉適

崔與之

劉秉忠

廉希憲

別見

耶律楚材

別見

書名臣傳卷五

○一經世名臣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容詐稱御史，止傳，承不以時謁，容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容，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

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不能遇其子使當世  
責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  
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  
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  
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  
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  
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  
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  
以問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

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  
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  
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  
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  
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  
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  
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  
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歿子

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書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質證罷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皆納用焉相救椽史素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

謚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巖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

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社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

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彊又苦漢人侵之永初  
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于是  
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  
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輿尸喪師諸戎遂熾至於南入  
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  
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  
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

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徂休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焉

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宣布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俟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

京兆之氏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屢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凶逆旣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恩。而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

卽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趨促及謁見與語大悅  
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  
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  
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宜  
恩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  
均之子設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  
猶在正欲存之則樂厲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  
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道  
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

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者？營爲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曰：我甞不見周，卽思之。侍中

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纒纒令人忘倦  
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  
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  
頗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興書生素  
無貴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住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  
臨也帝卽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爲司  
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

焉

○李德裕○官生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荅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卽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旣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

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亦爲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敕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畱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盞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貲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絲。

綾千匹。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  
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嘆。玄宗時使者抵江南，  
捕鳩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褒納。皇甫  
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  
帝不加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報  
德爲言，豈二祖不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  
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  
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表辭，皆明  
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答其意。德

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廻聖獎然爲逢  
吉排筭訖不內徙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  
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  
秉政乃又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  
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  
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  
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  
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嶺  
州傾內資結蠻姪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



益其策非是。至元頴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近，曲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備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崃關，徙雋州治臺，登以

奪蠻險於是二邊寔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  
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  
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  
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  
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  
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  
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  
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  
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

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累表請罷。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又坐論李訓。鄭注爲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宗閔既有黨。上甚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

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既入謝卽進言  
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瑟  
琴笙竿弋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  
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  
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  
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  
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  
南路憑陵近甸盱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

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秦然而  
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  
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  
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維等城旣失險阨  
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  
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  
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  
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  
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

路寬叫鳴鳴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  
譏誚云旣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  
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  
繩絕忠欵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  
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  
卷恒謀右衛將軍是時已擊敗阿鵠未幾澤潞劉  
從諤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  
從諤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  
宗廟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爲司徒十

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韋弘  
見德裕嚮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  
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歿益  
令者歿不行令者歿留令者歿不從令者歿五者無  
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  
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  
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咎在臣

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顧我鬢髮爲森豎翌日罷爲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畱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使黨人李咸



斥德裕陰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  
紳殺吳湘事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  
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  
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懼曰何  
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白敏中  
德裕所薦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  
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論大  
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宮中  
與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有亭曰精思每

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邇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讓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子弟。無藝。上以問諸學士。

德裕積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  
凶劍川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  
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邪取書焚之妙人自是德裕宗  
閔各分明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逢吉用事時所  
親厚及附麗者甚衆時人目爲八關十六子焉逢吉  
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討澤潞及回鶻計畫甚長遭遇  
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郭崇韜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

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還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邢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

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  
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  
遂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  
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  
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職位兼將相  
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  
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  
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  
皆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

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可動矣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鈞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

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合  
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  
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左右  
皆曰郭崇韜肩頭不伸嘗爲租庸惜財陛下雖欲改  
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  
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  
蔭廣廈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  
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  
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莊



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爲元帥率師討之莊宗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大軍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切齒此言莊宗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迎延嗣

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延嗣歸讒之劉后后泣訴於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崇韜并其子廷誨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歿餘皆見殺崇韜自以爲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其不幸被讒以歿信矣哉盈滿之難居也利令智昏貪令入愚也

藏書名臣傳卷六

○一經世名臣

○趙普

趙普字則平太祖卽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參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預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已立

風雪中普惶懼迎拜設重裊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  
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開寶六年復幸普家  
會錢王俶獻海物十瓶普置廡下未屏帝至顧問何  
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  
惶恐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  
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

之并言趙普強市

肖相國故智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

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齟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叅軍後又削籍徙靈武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管邸店規利慮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驥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翫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

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  
語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  
出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  
普多遜爲相專權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  
朝請者數年會此小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  
謀上召問普普曰願備樞軸以察奸變奸惡還又上書自  
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卽召  
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煦爲六宅使淳化  
三年卒年七十一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

以賜之二女皆笄咸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初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太祖嘗勸普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闔戶啓篋讀書竟日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已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

祖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外竟得俞允乃還一日大宴兩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爲弭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聖主幾誤國事卽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



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太宗  
卽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  
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他  
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  
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愬云外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  
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  
願賜昭鑒太祖卽手封其書藏之官中至是普復密  
奏太宗乃于官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

得盧多遜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昉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廷美亦可謂不知早回頭者矣此吳季子所以爲難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  
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  
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  
言吾旣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  
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  
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  
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  
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  
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

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于諸

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畱州其上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畱每藩鎮帥缺卽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

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林  
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  
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  
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  
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  
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  
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  
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過於  
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是夜以暉整全師入憇滁陽太

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旣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

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  
休衆不爲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卽下  
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  
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  
山爲屏蔽旣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  
爲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  
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  
學究卽韓王普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也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大  
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  
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  
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或  
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  
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  
悅故一榜盡與京官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  
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

不戰而勝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  
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凌○越○更擾而致之若  
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  
自處寧我致人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  
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是故聖人  
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  
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使  
齊賢居使職行寬大江左人思之召還簽書樞密院  
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土訪近臣齊

賢請行。先是齊賢言事頗忤上意。上因授齊賢  
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  
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  
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  
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  
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  
滿。恐美衆爲遼所乘。旣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  
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  
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

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  
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  
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  
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  
衆、○上○人○心○事○獲、奏、反、歸、功、於、盧、漢、賚、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  
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  
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  
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淳、化、  
二、年、趙、普、薦、齊、賢、可、大、用、召、入、叅、知、政、事、數、月、拜、平、

章事王延德掌京庾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爲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於是罷齊賢爲尚書左丞出知定州至真宗卽位乃召拜兵部尚書平章事初齊賢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

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  
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  
敷奏多不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卿  
爲大臣何以率下乃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  
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  
沒青岡皆燒棄靈武一郡援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  
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  
以恩信而又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自然  
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

地使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  
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  
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且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故  
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  
不難招集西南梟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  
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  
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  
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旣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  
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爲今之計若能增益

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  
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  
州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僞寓之如  
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也時不  
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  
妻朱氏無子早寡盡蓄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  
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  
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國事  
兩鎮終爲繼遷并吞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

又以別色小半

非五兵十部三



父祖故地別無他。故先帝與以銀州廉察以清其  
意是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  
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請陛下  
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屢斷靈州  
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始為吞噬臣初  
受經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遷為敵  
以蠻夷攻蠻夷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其時近  
臣所見不同今繼遷雖為潘羅支射殺其子德明依  
前攻劫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

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况潘羅支已亡，廝鐸督又非其敵，望乞早委大臣經制其事。是年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命二子扶掖升殿，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喜提獎寒雋，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初爲布衣時，僮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

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袍肩爪分爲數段，嚼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咨歎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輩，競以金帛相遺，爾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奇士

○向敏中 有才有守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多貨物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故以清謹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用爲樞密直學士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笥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

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未幾拜同知樞  
密院事自郎中至是僅百餘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  
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  
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真宗咸平初拜叅知政  
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  
肖事累及罷知永興軍俄遷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  
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  
視政如常日會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爲亂者敏中  
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

酒縱閱命，讎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  
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  
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  
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或以所愛伶人  
付與富室張齊賢，侷儻任情，獲刦盜，或至縱遣。所至  
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  
心民事。」於是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卒年七十二。  
敏中姿表環顧，有儀矩，豈弟多智，居大任三十年，爲  
人主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謙。在西京時，有僧暮過

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門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簷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認服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媪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

昨已答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調南京，畱守，推官，畱守歐陽。修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睢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遷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

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

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爲三舍人云。歲餘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

皆以轉運司責通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繫苦無所償  
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  
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  
渠領十輩荷校付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  
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  
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  
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  
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  
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

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又乃  
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  
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  
儀式皆無所考卿若修之何時當就頌對曰須一二  
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  
信錄焉帝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  
至言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  
承重之別喪服從而異制宜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  
今五服敕嫡孫爲祖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歎

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喪。爲。承。重。豈。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哉。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讀。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

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  
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年卒年八  
十二頌器局闕遠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  
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  
典故喜爲人言麀麀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  
焉

○范純仁 前醜後得

范純仁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純仁皆與從遊。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爲著作林焉。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以議濮王典禮不合，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純仁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



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拜同知諫院加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

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

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

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

我哉純仁凡所上章疏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知之盡

錄申中書安石見而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

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慶州過關入對神宗上

通如做

通胡說

見安石

見聖天子

不必

不必

事好名

卿父在慶真、好、開著威名。卿隨父既久，邊事必熟。純仁對曰：

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時尚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也。遂行。秦中饑，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案視，民謹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輸納常平。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會邠寧間有叢冢，使者乃發冢籍骸上之。上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骸也。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以待詔旨，故不免。

有殍、死者既已坐罪罷去矣。今緣按臣大是而復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因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者，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爲真率會。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孰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巳。出謀自巳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

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

少年合安石可憐可哭以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

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恤其私大是鄧綰帥淮東言

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

爲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大是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

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

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

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

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陰惡如以猛藥

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

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

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

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

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

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

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論純仁黨

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內南府召還復拜右僕射

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  
仁奏曰太皇太后至言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  
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  
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  
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  
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  
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  
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

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  
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本意至垂  
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  
時御史○上○心○目○定○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耶哲宗既  
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穎昌府徙陳州旣而呂  
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  
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  
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  
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也疏奏忤惇

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居三年徽宗卽位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官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純仁懇乞歸養疾不得已乃許之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



諡曰忠宣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  
何爲不言純仁譏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譏他日伊川  
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弟  
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  
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  
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其  
慎邊事如此 卓吾頂門一針

○呂好問 官生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時金人旣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仍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或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

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

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乃服麾其徒使退欽宗再至金營好問寔從及欽宗被畱乃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

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及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又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畱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畱

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請進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長其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賁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

此日便會做御史

不通甚胡說此可

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  
笑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可憐疏  
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  
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以學行  
著名李生曰李綱當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耆德以佐  
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畱怪哉好問跨父越祖不用  
其可惜真可惜

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即可變而爲強也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爲問罪興師之舉爲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胄懼以丘宗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太入淮民倉皇爭斫舟



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

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城  
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  
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  
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  
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  
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  
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  
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三千人并堡塢內  
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

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砮焚糧之用三大堡旣就  
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  
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卒年七十四諡忠定  
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始侂胄欲開兵端以適  
曾有大讐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奏䟽必言  
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  
侂胄以致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禿翁曰此儒者乃  
熱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眞用得眞用得

○崔與之 用得

崔與之廣州人與之少卓犖有奇節遊太學舉進士  
廣之士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遷知新城歲適大  
歉有彊發民廩者與之令執其首折手足以徇金遷  
于汴授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  
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荅曰彼方得勢而我與  
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  
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  
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

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  
選通才以任和議既而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寢乃  
召入爲秘書少監與之力辭召命而還未幾成都帥  
董居誼爲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  
路安撫使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  
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嘗納夏人之請  
會師攻秦鞏而夏人卒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踰年夏  
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  
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

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宜急歛兵還屯夏人遂不敢言初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伍千存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以故勤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

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  
祠理宗卽位與之已棄官還廣矣端平初召爲吏部  
尚書數以御筆起是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  
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又拜與之叅知政事右  
丞相大○是○又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  
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  
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  
獨斷獨斷以兼聽爲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  
倚聽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疏至十三章嘉

熙三年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八十

二



○劉秉忠 僧

劉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遂畱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卽位，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

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叅  
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  
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卽日拜  
光祿大夫泣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  
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  
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  
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  
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禿翁曰秉忠履歷與李泌同